

東甫遺稿

東甫遺稿卷三

卽墨鄭杲東甫著

春秋復古義

天下大矣有可以約舉者乎於傳有之曰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天下雖大中國與夷狄盡之矣中國夷狄遠矣其道可以約舉者乎於傳有之夷狄曰進中國曰復進者進於中國也復者復古也中外雖殊復與進盡之矣或者以爲春秋之所謂中國者不過魯衛宋鄭之倫耳所謂夷狄者不過秦楚吳越之類耳言乎其地不出九州言乎其道不過一時何以知其足以

定今日之大計耶則予言之矣曰百世可知也是以傳
曰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
不特此也子嘗曰莫我知也夫然又曰知我者其惟春
秋乎而傳亦恰又有之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
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豈非春秋之義待時而明者
耶豈非未至其時則雖大儒莫能明而既至其時中材
亦將有所覺耶觀今中外之大勢而可悟矣且夫至聖
之道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則莫能知矣我輩無容萌
此妄想不敢妄談也今姑据其已然之迹以觀夫傳記
之言也易曰昔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

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明乎中國之有王者自庖犧
始也曰庖犧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庖犧神農黃帝堯舜所謂五帝者耶五帝三王其號雖
殊其爲王者則一也是故庖犧帝也而曰王天下文王
伯也而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故在詩則王者與諸
侯對舉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鵲巢騶虞之德諸侯
之風是也至於禮春秋之傳記尤不可勝舉大抵聖人
始受命而興者謂之王者繼世以有天下則謂之天子
是故公羊明王與三稱之別詩明王者與諸侯之判故
曰王者欲一乎天下欲一乎天下之謂王者知有己國

而不足以及天下之謂諸侯也春秋之義爲天下主者
天也繼天者君也惟天子爲天下君諸侯在一國則君
其在天下則臣也但有諸侯而無天子是無君也惟王
者能君諸侯能君諸侯之謂天子傳曰大者天地其次
君臣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君臣之謂道無君是
無道也有王者而後有天子而後有君有君而
後有道有道而後謂之中國中國之爲中國自庖犧以
來矣然則中國者古嘗有道而後失之者也子曰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
諸侯出此之謂也古嘗有道而今失之故利用復也但

有諸侯而未嘗有王者是未嘗有道也自古未嘗有道
何古之可復乎故利用進也觀今西人之言而可以悟
春秋矣其言古不如今今不如後來而名之曰進是孰
使之然哉春秋之義制之於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大地
皆通而莫之能遁也其曰古不如後來而總名之曰進
在彼則既當矣中國而稱此則僞也

詩春秋伯字義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
秋相表裏者也詩言王政之廢興而實賞罰之權每授
其事於伯春秋多言桓文之事而筆削之義仍挈其柄

以歸王蓋諸侯非恪守王命不得全乎其爲伯也且非
能得諸侯王者亦不授之以諸侯也堯之時有四岳虞
之時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故卿雲之歌入
伯和之伯者長也諸侯之有功德者受命天子爲諸侯
之長者也鴈鴟之詩曰其義不忒正是四國毛傳正長
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言任爲諸伯也殷
之時文王爲西伯則伐崇伐密修方伯之職詩人歌之
周之興周召分陝東西二伯故周公東征四國皇極人
之所誦也召伯循行南國則強暴斂迹甘棠行露之所
爲歌也宣王中興命召虎往平淮夷舉乃祖康公以勸

之詩所謂召公受命文武維翰者也申伯有德足式乎
南國王因命之以作牧詩所謂採此萬邦聞于南國者
也韓侯之先祖撫百蠻百蠻咸戴之以爲長王命韓侯
因而修乃祖之政詩所謂奄受百國因以其伯者也迨
其衰也狄人逐黎侯衛不能使連率以相救旄丘所謂
責衛伯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惜無賢伯以救之下
泉所謂思郇伯也幽王之時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
行召伯之職小雅所爲思召穆公也封疆是感天下無
如召公之臣大雅所爲思召康公也凡以伯者鎮撫諸
侯綏靖王室者也春秋之世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於是

下國諸侯未受王命自以其所欲長者推而尊之如穀
梁所釋隱二年紀子之伯莒子是莊十三年初爲北杏
之會齊侯世人傳以爲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受之者
也莊二十七年同盟于幽經書齊侯傳以爲桓能得眾
同尊周諸侯安之信之然後授之諸侯也僖元年救邢
二年城楚丘公羊傳謂不與其專封蓋救災者伯之事
也專封者非伯之事也召服楚則與桓爲主功莫大於
攘夷也執袁濤塗稱人以執傳謂其師不正不與其爲
伯討也僖二十八年晉執曹伯稱侯以甚曹伯之罪執
衛侯則稱人貶其使人兄弟相疑然要不失爲伯計也

襄二十六年晉人執衛甯喜喜有罪執不以其罪則不
得爲伯討定元年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雖爲伯討而
稱人以執者公羊謂不與大夫之專執穀梁謂不正其
執人于尊者之所義正相通其若哀三年齊國夏衛石
曼帥師圍戚公羊以以王父命辭父許爲伯討穀梁則
謂子不圍父子不有父證以夫子不爲及必也正名之
義而齊不得爲伯討矣彼夫楚人殺夏徵舒則不與其
外討楚子執齊慶封則不與其懷惡而討哀十二年黃
池之會爲會兩伯之辭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均所以尊
王命也左傳有之召康公之命齊太公也五侯九伯汝

實征之則重在夾輔周室王子虎之命晉侯爲侯伯也
敬服王命以綏四國而重在糾逖慝故齊國佐曰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晉叔向文之伯也翼戴天
子而加之以共夫惟能尊王命然後可得諸侯能得諸
侯然後可因之以爲伯故左氏曰凡侯伯救患分災討
罪禮也豈惟是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云爾哉詩與春秋
蓋此以明王伯之道也

成康年考

何爲欲知成康之年欲知周人有喪魯人有喪之年也
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

下成康爲未久也蓋卽康王之喪魯煬公之喪同年也
何以知之通鑑輯覽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蓋
承魏晉人而其人及見竹書紀年者也皇甫湜云伯禽
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成王僅三十
年闕七年者蓋卽政之元年也書大傳曰周公致政老
于周封魯知成王卽政之元年然後封魯矣兼周公居
攝七年併歸成王則三十七年矣伯禽卒於康王十六
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適當康王二十六年去殯而臨
諸臣自康王始下此未久是以諸侯猶知去殯而往弔
之不可也書曰武王旣喪管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

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秋乃大雷電以風王曰
予小子其新逆大傳曰周公居攝一年救亂二年克殷
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
年致政成王讀者疑其年今以此推之居東之一年蓋
卽武王旣喪之年其二年蓋卽居攝之一年也何以知
之以成王三十七年知之以書之紀年知之也故曰武
王旣喪曰周公居東二年曰于後曰秋惟其卽在當年
是以書之若此若如後人所疑滋生之說謂周公旣卒
天乃雷風則書之紀年欠辨皙矣故古書惟以至信之
心讀之則得之矣疑爲斷爛錯落下筆曾不若後人之

分曉者自愚而已矣惟顧命亦然其詳記曰也則殯而卽位者也其直曰王出在應門之內也則所謂而臨諸臣也後人以諸侯無由遽至疑爲他年則史記有之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旣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諸侯之在也或由時朝或以病召或以奔喪急至其書曰一二臣衛者也周之侯衛地近而人親非謂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史記曰孝王崩諸侯復立懿王太子燮王太子之立必諸侯相而立之蓋周之故事然矣

高宗復古說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此古人蓋謂堯舜禹以前而後儒乃以爲三代皆然故爲古文尙書者加旣免喪三字其意以爲若在喪中則是常禮不足爲稀奇且與恭默思道夢賚良弼無涉也

周秦諸子屢見此事而忘

却與子張所稱之書云者乖異與夫子之說書尤乖異也且亦太不讀禮記矣不見喪服四制之說此事乎曰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古字是夫子口中說出而此古字之爲何時人則喪服四制明之也高宗之復古則喪服四制說出此復字也此外禮記徵引此事而說之

者亦皆主居喪說因此又可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明
明亦是居喪之禮魏晉時人猶知之唐以後人昧之不
復知居喪有不言之禮矣獨不見禮記之曰既葬卒哭
諸侯可以言王事不可以言國事大夫可以言國事不
可以言家事乎曰可以者僅可之辭也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禮柩在堂孤無外事又曰唯而不對滕文公之定
爲三年之喪便是有命戒也便是言也蓋禮廢久而昧
其義不復知三年不言之義矣

識得義後以讀羣
經觸目皆是矣

抑古

之人豈唯不言乃直不卽位也大道之行與大道既隱
其判限莫著於春秋春秋所致謹者莫重於此事故曰

所重民食喪祭且重於喪祭

四字見冠義與論語一鼻孔出氣

大抵左

氏者當時禮也所爭只在既葬與未葬而記所謂既葬

卒哭可以言王事者則此時禮也

禮記之多岐異正由有大古禮有中古禮

有周禮有魯禮有春秋當時禮惟鄭君猶知之

公羊則殷周禮也記所謂亦君

子謹於禮者是也穀梁則堯舜之道也是故公羊曰君

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又曰武氏

子來求賻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隱三年此與踰年稱公同

又曰

毛伯來求金何以不稱使

此則轉深於踰年稱公矣

當喪未君也踰

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

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